



## 中庸講記 (59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講話也是一樣，「言而民莫不信」，為什麼會信？因為都站在最下面的。我們今天身為講師、身為帶動的重要幹部或點傳師，心理都是要居在最下面的，才能帶動得了。道場若以金字塔型來比喻，站在金字塔就是亢龍有悔，再上去會不會跌倒？會跌倒，因為到最尖的地方就會跌下來，所以我們要了解這是「上九」，最危險的地方。我們每個人都是「上九」，都是要帶動整體道務、推行運作的人，這個心一定要謙下不居功；若能這樣，則你所展現出來的，才會受到人人敬佩。

③言：如訓誥號令言。

「訓誥」，所講的話；「號令」，就是推動道務時、要執行時，莫不信，大家都會很信服。我們是個團隊，眾人都要撐起來。

④信：信者不敢悖也。

⑤行：如禮樂刑政言。

⑥說：說者悅也，不敢忘也。

「行而民莫不說」，「行」就是行為。

道場也是個自然的環境，有人會講：「現在道場都沒在修道，整天都

在講服務，各區輪派，這哪是修道？而是在出公差嘛！」所謂「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」，都這樣。

有的人講：「不要掛我的名字當幹部，但你若要我做事，我一定會挺你！」真的還假的？到時有沒有挺你？所以為什麼要有個名，就是人的一個職責。

道務的帶動、一個團隊或一個團體的帶動，「行」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，大家都要抱持著歡喜心來做，這就是剛所講的這些道理，即「溥博淵泉，時而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」，符合這個道理，才能使人與人相處之間，你所展現的會受到尊敬、你所講的話受人信服、你所做的事情使人生歡喜心，才能這樣。

若以後天心，想要道務能傳萬國九州、傳千秋萬世，你想可能嗎？老前人是第一批來台灣傳道的，六十多年，很感人！我們這一批人，後學看來也是很感人，大家服務的精神很感人！後學時常在講，後學若出生在像你們這時代的人，說不定不會修道，為什麼？這麼享受還修什麼道！後學是艱苦囡仔（台語），艱苦囡仔會修道是很自然的現象，因此後學時常都

很敬佩大家，在這種環境中（相較之前幸福很多、輕鬆很多）大家還會走這條路，這是相當有智慧，沒有智慧是沒辦法的。

**第二節 溥博淵泉即大德敦化。但小德不在大德之外，川流即敦化之川流也。蓋何其溥博而蓄之厚，何其淵泉而資之深。大體無不具者，用無不周也。時當有容，則以仁出之；時當有執，則以義出之；時當有敬，則以禮出之；時當有別，則智出之。此至聖之德積於中，即以時而發於外也。是故時而現焉，則一身之動作、威儀、容貌，萬民皆將景仰尊崇而莫不敬也。時而言焉，則由一辭之吞吐談論，萬民皆將樂從歸依，而莫不信也。時而行焉，則由一舉之屑微事體，萬民皆將心向誠服，而莫不悅也。此由聖德充積之盛，而發見之各當其可也。**

「溥博淵泉即大德敦化。但小德不在大德之外」，「溥博淵泉」是大德的敦化，大德敦化與小德相同嗎？小德不在大德之外，小德也是在大德的裡面，不在外面。

「川流即敦化之川流也」，一個人的威儀、動作、容貌，不是一天就

能形成的，川流就是以少積多而形成的。修養是要累積的，人絕對無法一下子就完全轉變，接近生而知之才能夠這樣，一般都是困而知之較多，學而知之的人也沒有很多；「碰到壁」，遇到絕境或困難時，才會體會出人生真諦，這就是大德之川流。前面提到「仁者見之謂之仁」，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如此的，也是要小德川流的累積，才能形成大德敦化。

「蓋何其溥博而蓄之厚」，為何心能這麼寬闊？無阻無礙？到底是什麼原因？累積而來的；「蓄」就是累積、儲蓄，累積厚德。

「何其淵泉而資之深」，為何淵泉會流不停息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最主要是因為「大體無不具者」，其有固本、有根本，以道心、自性做事情，所以「用無不周也」，用的時候隨時都能用，是本來就有的。

在《古文觀止》一書中，蘇東坡有一首〈前赤壁賦〉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……」

蘇東坡以自己想像的空間在問客人：你知道水與月的奧妙嗎？即「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」，這道理在講水一直在流，從來沒有停止過；人的生命也是一樣，血液不停在體內流動，人的血液也不過一加侖多（一加侖約3,785ml，成年人的血液量依體重約為4,000～6,000ml），但每天在體內循環的血，依流量計算卻不知有多少加侖，永遠無停息；若停止了，生命也跟著結束了，是不是這樣？這是天地造化而未嘗往也，亦即從來沒有停止過。這是指水。而月亮呢，「盈虛者如彼」，十五月圓，到剩下月眉，一下子又復圓，十五的月永遠都是那麼地圓。「而卒莫消長也」，永遠都沒有減少，無增無減。

「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」，看它的變化，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」，它的變化是沒停息的，隨時都在變化。「自其變者而觀之」，我們有變化嗎？有沒有我們也不知道。醫學上講，人的細胞在體內，一分鐘內不知死了幾百萬、幾千萬單位，又生了幾百萬單位的新細胞出來，隨時都讓我們脫胎換骨，確實天地間的變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。



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」，他與佛印禪師二人在論道時，他雖然是文學家，但對於禪理的體悟相當地深。變與不變，這是二種角度，類似蘇東坡所寫的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是一樣的，角度不同。從變的角度來看，從來沒有不變化的；從不變的角度來看，我們永遠都是存在的，但生命是有個極限的。天地間，山河依舊，人物全非，山河永遠都是一樣，但中國歷史中，各朝代至今已換過幾千個皇帝了。有這個原因，是什麼在變化？「大體無不具者，用無不周也」。所以我們要靠什麼？天才能讓我們靠。

「時當有容，則以仁出之」，我們要包容一樣事情的時候，「仁者見之謂之仁」，內心的仁就出來了。

「時當有執，則以義出之」，「有執」就是發強剛毅，義就出來了。禮也一樣，「時當有敬」，內心有敬，看到的事情也如是，六根與六塵是相對待的；眼睛一看到，就自然地、不經過思考，所謂「思量即不中用」，遇到事情，不是說：「我想一下，再來做。」思量後是不是本意？比如人家要來拜託我們事情，我們若一口答應：「好！」與「一一ㄌㄌ」才講：「好

啦！」一樣嗎？完全不一樣！所謂「入門看人意，入山看山勢（台語）」，人家就會知道對方很勉強的樣子，所以以後人家若叫我們去服務，我們要一口就答應，不然就講：「今天我沒有辦法。」否則若仍在「一一ㄌㄌ」，那就是可以，只是不要而已，意願不高。這道理是很明顯的。

「時當有敬，則以禮出之」，禮很重要，禮就是理，真理的理就是禮。

「時當有別，則智出之」，「有別」則能分析，剛剛提到善惡，到什麼程度為止，再去就不能過了，這是要修養的，不是那麼簡單的，有的走過頭了，有的尚未到，而尚未到的人，也講他已走到了，這些都是不合中庸之道。

「此至聖之德積於中，即以時而發於外也。是故時而現焉，則一身之動作、威儀、容貌，萬民皆將景仰尊崇而莫不敬也」，至聖的人就是符合中庸之道，守中，他的德都積在「中」裡面，則一身之動作、威儀、容貌也都能展現出德來，萬民就是這樣尊崇敬仰他。

「時而言焉，則由一辭之吞吐談論」，這很重要，「一辭」就是第一

句話，第一句話是不是出自於內心？若是出自於內心，則「萬民皆將樂從歸依，而莫不信也」，大家都會很信服，都跟著我們走，「而莫不信也」，就是相當地信服。

「時而行焉」，「行」是做事情，不是指行為；若想要做事情時，「則由一舉之屑微事體」，雖然一樣是小事情，也是一樣的道理；意思是指無論大、小事情，「萬民皆將心向誠服」，大家都滿懷歡喜心地來與我們一起做事情，「而莫不悅也」。所以道務的推動不必講太多，這些道理就綽綽有餘了，是不是這樣？大家想看看！

「此由聖德充積之盛，而發見之各當其可也」，最主要其聖德的展現是在於，要容的時候，仁就承擔起來；要執的時候，義就承擔起來，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，所以「各當其可也」，各人都在承擔。上天賦予我們仁義禮智信，實在是一體的東西，但其分工與我們的四體、身體是一樣的，比如腦子下一個指令，手即刻就動作了，所有的動作都是沒有間隙而一貫的。我們做事情也是要一貫，所以才講「各當其可也」。

**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（三）：**  
**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；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；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**

老前人以前講過，現代人都講道要傳萬國九州，自身要先修好，有這些工夫，你才能出去；沒有這些工夫，你要出去，可能就無法如同經文所說的「故曰配天」，無法將道傳萬國九州。

「聲名」不是指出名的意思，而是因為他走到哪裡，德就佈到哪裡。人家看到的就是剛講的三個條件——見而民莫不敬、言而民莫不信、行而民莫不說。

工夫夠的人，走到哪兒都是老師傅。講出第一句話，人家就知道了；其行動所展現出來的，都是人的慈悲心，所謂「無緣大慈」。佛祖的莊嚴不是裝出來的，祂的莊嚴是出自於自性。所以我們要了解，這裡不是指他的聲名遍透京城。

（續下期）